

齊東野語
一



齊東野語
二



齊東野語
三



齊東野語
四



齊東野語

一

周密撰

中華書局

齊東野語

二

周密撰

中華書局

齊東野語

三

周密撰

中華書局

齊東野語 四

周密撰

中華書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齊東野語 四冊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)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叢書集成初編所選歷代小史稗海津逮
秘書學津討原皆收有此書歷代節本一
卷稗海原本誤作癸辛外集亦僅一卷重
刊本雖二十卷漫無詮次且多闕遺學津
雖據津逮多所校正故據學津本排印並
錄津逮異文之可並存者及胡虜字之被
學津竄易者於當句之下至津逮本所載
胡文璧盛杲毛晉三跋則附錄於書後

四庫全書提要

齊東野語二十卷。宋周密撰。密有武林舊事已著錄。密本濟南人。其曾祖扈從南渡。因家吳興之弁山。自號弁陽老人。然其志終不忘中原。故載表元序述其父之言。謂身雖居吳。心未嘗一飯不在齊。而密亦自署歷山。書中又自署華不注山人。此書以齊東野語名。本其父志也。中頗考正古義。皆極典核。而所記南宋舊事爲多。如張浚三戰本末。紹熙內禪。誅韓本末。端平入洛。端平襄州本末。胡明仲本末。李全本末。朱漢章本末。鄧友龍開邊。安丙矯詔。淳紹歲幣。岳飛逸事。巴陵本末。曲壯閔本末。詩道否泰。景定公田。景定彗星。朱唐交奏。趙葵辭相。二張援襄。嘉定寶璽。慶元開禧六士。張仲孚反間諸條。皆足以補史傳之闕。自序稱其父嘗出其曾祖及祖手澤數十大帙。又出其外祖日錄及諸老雜書示之。曰。世俗之言殊傳譌也。國史之論異私意也。定哀多微詞。有所避也。牛李有異議。有所黨也。愛憎一衰。議論乃公。國史凡幾修。是非凡幾易。而吾家書不可刪也。云云。今觀所記張浚趙汝愚胡寅唐仲友諸事。與講學者之論頗殊。其父所言殆指此數事歟。明正德十年。宋陽胡文璧重刻此書。其序稱或謂苻離富平等役。頗涉南軒之父。若唐陳之隙。生母之服。則晦菴致堂有嫌焉。書似不必刻。刻則請去數事。殊失密著書之旨。文璧不從。可謂能除門戶之見矣。明商維藩當刻入稗海。刪去此書之半。而與癸辛雜識混合爲一。殊爲乖謬。後毛晉得舊本重刻。其書乃完。故今所著錄。一以毛本爲據云。

齊東野語序

齊東野語者。吳興周子自名其所編書也。周子吳人。而名其書齊語。何也。周子其先本齊人也。周子之客。讀其書而疑之曰。周子之辭謙爾。非實也。蓋昔學廢兵起。而天下談客坐聚於齊。臨淄稷下之徒。車雷鳴。袂雲摩。學者翕然以談相宗。雖孟子亦嘗爲齊學也。然而能非之。今之所傳齊東之云者。非之之辭也。故莊周目齊語爲滑稽。漢高責齊虜以口舌。如斯而已矣。今夫周子之書。其言覈其事確。其詢官名。精乎其欲似鄰子也。其訂輿圖。審乎其欲似晉伯宗也。其涉詞章禮樂。贍乎其欲似吳公子札也。他所稱舉。旁聞曲證。如歸泰山之顛而記封邱。(按津逮本作丘)之墟。過嬰相之圖而數射夫之序。凡若是不苟然也。而豈齊東云哉。故曰周子之辭謙爾。非實也。周子曰。我自實其爲齊。非也。然客謂我非齊。亦非也。我家中丞公實自齊遷吳。及今四世。於吳爲家。先公嘗言。我雖居吳。心未嘗一飯不在齊也。豈其子孫而遂忘齊哉。而又大父侍郎公踐數六曹。外大父參預文莊章公出入兩制臺閣之舊章。官府之故事。汎濫淹注。童而受之。白首未忘。失今弗圖。恐遂廢軼。古人有言。人窮則反本。若我者。今非窮乎。苟反其本。則當爲齊。故吾編吾書而係之齊。何不可乎。客曰。唯唯。則次第其言。以附於一本少其書之末。周子名密。字公謹。至元辛卯孟春。剡源戴表元序。

齊東野語自序

余世爲齊人。居歷山下。或居華不注之陽。五世祖同州府君而上。種學績文。代有聞人。曾大父扈蹕南來。受高皇帝特知。遍歷三院。徑躋中司。秦禱之間。大父從屬車外。大父掌帝制朝野之故。耳聞目接。歲編日紀。可信不誣。我先君博極羣書。習聞臺閣舊事。每對客語。音吐洪暢。纒纒不得休。坐人傾聳敬嘆。知爲故家文獻也。余鄙侍膝下。竊剽緒餘。已有敍次意。嘗疑某事與世俗之言殊。某事與國史之論異。他日過庭。質之先子。出曾大父大父手澤數十大帙示之曰。某事然也。又出外大父日錄及諸老雜書示之曰。某事與若祖所記同然也。其世俗之言殊。傳譌也。國史之論異。私意也。小子識之。又曰。定哀多微詞。有所辟也。牛李有異議。有所黨也。愛憎一衰。論議乃公。國史凡幾修。是非凡幾易。而吾家乘不可刪也。小子識之。洊遭多故。遺編鉅帙。悉皆散亡。老病日至。忽忽漫不省憶。爲大恨。閒居追念。得一二於十百。懼復墜逸。爲先人羞。迺參之史傳諸書。博以近聞脞說。務求一本無事之實。不計言之野也。異時展余卷者。嚄曰。野哉言乎。子眞齊人也。余對曰。客知言哉。余故齊。欲不齊不可。雖然。余何言哉。何言亦言也。無所言也。無所不言。烏乎言。客大笑。吾因以名其書。歷山周密公謹父啓。

齊東野語卷一

孝宗聖政

宋 齊人周 密公謹識

阜陵天縱睿聖。英武果斷。古今之所鮮儔。聖政彰彰者。備載金匱玉牒之書。嘗得以竊窺之矣。其或一時史臣有所避忌。采訪遺落。失於紀載者。不一而足。茲以先世見聞。及當時諸公之所記錄數事。謹書于此。庶乎美德之形容。備良史之采錄云。帝嘗禁諸司官非時會合。以其族談不修職業故也。李安國爲郎官。一日有薦術士至部中。同省因會集言命。翼日御批問故。同省竇甚。咸欲飾辭自解。安國獨曰。以實告。其過小爲欺。其罪大。因援魯肅簡市飲故事。引咎以聞。同省從之。既而事寢不行。越三日。李遂除吏部侍郎。○李處全嘗論匠監韓玉。玉乃廟堂客也。凡三疏。而玉亦以處全請託私書爲言。上既重違臺論。且以器器。遂令玉補外。既而與祠。而玉留北闕。作書投匭。訴匠簿張權。譖己檢院不敢納。遂潛入關伏闕投之。上就書批云。韓玉曾任卿監。理當端其。乃敢伏闕。妄有陳訴。鼓惑衆聽。漸不可長。可送潭州居住。○女真使烏林答天錫到闕。要上降楊問金主。一本無。起居。瞻軍酒官丁逢上書乞斬之。卽日引對。遂極論前侍御李處全及故諫議大夫單時貪污事。卽與改命入官。墜擢差遣。舊法未經任人。不許堂差。時相欲示私恩。則取部闕而堂除之上。知其故。遂令根刷姓名進呈。降旨云。宰執嘗守法度。以正百官。梁克家遠戾。

差過員數最多。候服闋日。落職。曾懷可降觀文殿學士。○丁妻明之子。常任明州倅。以舊學之故。力附會觀。其後魏王出。一本無判明州。尤昵近之。既而入奏。與之求貼職。上批答云。朕於吾子無所愛。第爵祿天下之公器。不可私也。未幾。臺臣論罷之。○程泰之以天官兼經筵。進講禹貢闕文疑義疏說甚詳。且多引外國幽輿地理。上頗厭之。宜諭宰執云。六經斷簡。闕疑可也。何必強爲之說。且地理既非親歷。雖聖賢有所不知。朕殊不曉其說。想其治銓曹亦如此也。既而補外。○庚子九月。上宜諭宰執云。已有一本。無指揮閣門。令今後常朝。宰臣免宣名。他朝會則否。且云。朕記得老蘇議論贊儀之臣。呼名如胥吏。非禮貌之意也。○上一日與宰執言。伯圭不甚教子。各使之治生。何以爲清白之傳。且其下尙有三弟。若皆作郡。則近地州郡皆自家占了。何以用人。莫若以高爵厚祿使之就閑可也。趙丞相贊曰。凡好事。古所難者。盡出陛下之意。臣等略無萬一可以補助。後秀邸諸子弟悉歸班焉。○辛丑六月。臨安士人以不預補試。羣出陛下之意。臣等略無萬一可以補助。後秀邸諸子弟悉歸班焉。○辛丑六月。臨安士人以不預補試。羣出諫宅陳詞。臺諫畏其勢。以好語諭之。是夜集吏部侍郎鄭丙之門。詬罵無禮。或疑京尹王宣子怒丙。激使然也。鄭遂徙家避之。次日入奏待罪。乞去。上已密知其故。遂批出鄭丙無罪。可待令臨安府將爲首作鬧人重作行遣。既而宣子頗回護之上。怒云。設使鄭丙容私。自當訟之朝廷。安可無禮如此。若不得爲首人。王佐亦當坐罪。且令宰執宣諭宣子。越一日奏勘到。作鬧士人府學生丁如植爲首。其次許斗權羅蕭御批並編管鄰州如植仍杖八十科斷。○嘗秋早上問執政。禱雨於天地宗廟社稷。合用牲否。周益公奏止用酒脯幣帛。上曰。雲漢詩云。靡神不舉。靡愛斯牲。則是合用牲矣。可更與禮官等考訂之。○淳熙九年。明

堂大禮。以曾觀爲鹵簿使。李彥穎頓遞使。習儀之際。曾以李爲參預。漫爾遜之居前。李以五使有序。毅然不敢當者久之。在列。悉以顧忌。皆不敢有所決擇。太常寺禮直官某人者。忽進曰。參政宰執也。觀瞻所繫。開府之遜良是。徑揖李以前。時曾方有盛眷。翌日入懇其事。上默然久之。曰。朕幾誤矣。卽日批出。李彥穎改充鹵簿使。伯圭充頓遞使。禮直官某人特轉一官。其改過不吝。蓋如此云。○淳熙中。張說頗用事。爲都承旨。一日奏欲置酒延衆侍從。上許之。且曰。當致酒餚爲汝助。說拜謝。退而約客。客至期畢。集獨兵部侍郎陳良祐不至。說殊不平。已而中使以上樽珍膳至。說爲表謝。因附奏臣嘗奉旨而後敢集客。陳良祐獨不至。是違聖意也。旣奏。上忽顧小黃門言。張說會未散否。對曰。彼旣取旨召客。當必卜夜。乃命再賜。說大喜。復附奏。臣再三速良祐。迄不肯來。夜漏將止。忽報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大夫。坐客方盡歡。聞之憮然而罷。其用人也又如此。○上聖孝出於天性。居高宗喪。百日後尙食進素饌。毀瘠特甚。吳夫人者。潛邸舊人也。屢以過損爲言。上堅不從。一日密諭尙食內侍云。官家食素多時。甚覺清瘦。汝輩可自作商量。於是密令苑中以雞汁等雜之素饌中。以進。上食之。覺異。詢所以然。內侍恐甚。以實告。上大怒。卽欲見之施行。皇太后聞之。亟過宮力解之。乃出吳夫人於外。內侍等罷職有差。

溫泉寒火

邵康節曰。世有溫泉。而無寒火。昭德晁氏解云。陰能順陽。而陽不能順陰也。水爲火爨。則沸而熟物。火爲水沃。則滅矣。晉紀瞻舉秀才。陸機策之曰。陰陽不調。則大數不得不否。一氣偏廢。則萬物不能獨成。今有

溫泉而無寒火其故何也。白虎殿諸儒講論。班固纂爲白虎通。五行篇亦曰有溫水無寒火。然今湯泉往往有之。如驪山尉氏略谷。汝黃山佛迹。匡廬閬中等處。皆表表在人耳目。坡詩云。自憐耳目隘。未測陰陽故。鬱攸火山烈。鬻沸湯泉注。安能長魚鼈。僅可燬狐兔。朱氏晦庵詩云。誰然丹黃燄。鑿此玉池水。蓋或爲溫泉之下。必有硫黃礬石故耳。獨未見所謂寒火。按西京雜記載董仲舒曰。水極陰而有溫泉。火至陽而有涼燄。又抱朴子曰。水主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。火體宜熾而有蕭邱按津逮本作丘下同之寒燄。又劉子從化篇曰。水性宜冷而有華陽溫泉。猶曰泉冷。冷者多也。火性宜熱而有蕭邱寒燄。猶曰火熱。熱者多也。然則寒火亦有之矣。特以耳目所未及。故以爲無耳。

段干木

唐書宗室世系表敘云。李耳字伯陽一字聃。其後有李宗者。魏封於段。爲干木大夫。按史記。聃之子宗爲魏將。封於段干。抱朴子亦云。伯陽有子名宗。仕魏有功。封於段干。審此段干乃邑名耳。然孟子有段干木。列子有段干生。史記魏世家有段干子。田敬仲世家有段干朋。戰國策有段干綸。段干崇。段干越人。意者因邑以爲姓。故木與朋綸與崇越人皆其名。而子與生則男子之通稱耳。風俗通姓氏註以爲姓段名干木。恐或失之。蓋戰國時自有段規。疑段與段干自別。若如唐史之說。則段干木姓李宗。爲魏將有功。封於段干。若如史遷葛洪之言。則段干木之賢。魏侯所以師而敬之者。恐別一人耳。姑書其說。以俟博識者訂之。